

經史百家雜鈔



第三册

廣益書局刊行

標點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三

書牘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正月，寡君又朝以蒧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條，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禁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盂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殺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若惠顧諸侯，於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詰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者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澹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使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圖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篠簜數行，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謂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

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契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動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等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衆著，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以上勸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尙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爲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以上渾敘報書之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慨慷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慙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考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以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髮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侂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慙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甲，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僮僕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隕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當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塞而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貧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

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違氏而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遷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以上言得禮書左傳三事之可貴，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而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以上言時人無職抑此三學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子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力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以上言數家之言不可偏絕

司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楊廣魏書將春卿廣字也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季孟孟字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春字恂子恂之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字次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

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藩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關爲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資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孺卿將牛部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萎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歛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盛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殲，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怒

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婦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以上渾寫獻書之意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誦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以上陳中興之盛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

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蝨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以上諸將無紀律故以王者之師望鄧禹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黑白，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以上勸馮鎮撫并招納名賢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饒饒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人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雖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精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瓛，相厚益隆，甯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

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之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鄧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敦姻好。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相非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漢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誦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特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以上言魏二勢力足以併吞吳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土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以上勸權立功自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企徂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

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慝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疇，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予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謹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

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碑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救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善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遠，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

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末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饑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些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蕙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轉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

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日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園，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裁，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 吳質在元城與吳太子牋

吳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醞痛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

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邵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洩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獄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澀，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擢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捐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高，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貶，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聘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援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流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爲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臆瞽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瓊瓊，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薛綜與諸葛恪書

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喏，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

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遺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交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讖，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變，不獨在昔，糜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事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古，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變，無復日矣。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廟廊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

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澁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以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滅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謙，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

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勸，難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盧諶贈劉琨書 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蓬子，愚殊甯生；匠者時所，不免臞質。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範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讎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易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慙。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遠離之意，則所謂成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諶陋宗，昔遵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執云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疏。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

俾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說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越舍罔要，窮達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磬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擢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徽已纓，逝將徒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縣縣女蘿，施于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飄。纖質實微，衝飄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機。仰熙丹崖，俯淥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福爲禍始，禍作禍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釁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逸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劉琨答盧諶書 附詩一首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駟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騷驥倚轡於吳

瓊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厄運初遭，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藻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輒遭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輒弱，弗克負荷。愆慙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因播。忠隕於國，孝愆於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墮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嬾婉新婚。裘糧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搗爾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緩用綏逝。將去乎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冀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昔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旂弓駢駢，與馬翹翹。乃奮長靡，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

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廡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

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竊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頽頽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

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能熊羆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

爲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既謂能羈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

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枉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想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

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荆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愈答呂監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

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

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曰：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者，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嫉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嫉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僕，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罔載而往，垂囊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愈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

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唯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

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竊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簿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存。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職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謾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

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檔獨瘡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勦勦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艱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亦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懷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以上無嗣子，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隨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

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以上不能展視，先人墳墓，書稱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託，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以上被謗議不能自明，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澳，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以上賢者被罪，終得解脫，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以上不復能著書，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慮，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憾矣。以上求北歸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叩。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富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永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懷，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噉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隊，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視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忙，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

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蘞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而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憇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不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畊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謫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千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專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一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嘷嘷者，早暮嘯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將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一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

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同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爲，但趨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思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李翱答王載言書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

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鉅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族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鶻冠、田穰、直孫、武、屈原、宋玉、荆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人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

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一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二曰『言游都矣』，三曰『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執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曰爵，曰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一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頌首。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又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汗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師，有又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

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長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寵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及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間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爛漫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會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隸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煒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

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閱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藪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起禮送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願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以上陳進言大旨。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繳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墜之爲沼，汜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

跟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以上言養兵不用則思爲變。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以上言劉項之兵一動而不能休，太祖太宗之兵能發能收。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睨睨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以上言兵久不用不義者思逞。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才也，古有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以上言將邊兵貴寬將京兵貴嚴。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以上言天子尚仁將帥尚威。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

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羸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塞土，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羸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以上自述文學本末。

蘇軾答李廌書

試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議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害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

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

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豐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褻，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

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教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哀祭

書金滕册祝之辭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春秋衛太子蒯聵禱神之辭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以上不必筮問而直招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習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蓂蓂，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儼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蠹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服血拇，逐人驅驅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以上四方上下皆不可往，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聞安些。高堂邃

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綰，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絃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蕤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以上宮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眷其有意些。媵容修態，綰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矚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翠翠幃，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騎雜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以上女色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穠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臄，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膾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臄臄，煎鴻鷓些；露雞臠蟪，厲而不爽些。糗糒蜜餌，有餽饌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以上飲食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儼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煖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擗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以上樂舞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曠組纒，班其和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薳蔽象碁，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適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箴，揆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鎧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以上雜戲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菴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下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鶯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激激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蜿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觸鱗短狐，王虺齶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遠龍薺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以上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饑餒，昧豺羹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蟪甘雞，和楚酪只；醯豚苦狗，膾苴蓐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鵠烝鳧，飶鶉鵒只；煎鱖臠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遽噉只；清馨凍飲，不歎役只；吳醴白蘘，和楚瀝只；魂乎歸來，不遽惕只；以上飲食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鴛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超蕭倡只；魂乎歸來，空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謔只；朱唇皓齒，嫋以嫋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以上歌舞。嫋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嫋修滂滂，麗以佳只；會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緬只；靨輔奇牙，宜笑嫋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以上美色。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方小壇，觀絕靈只；曲屋步櫺，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茵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鶉鷓只；鴻鵠代遊，曼鸞羈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以上園禽獸。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俯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以上家庭福祿。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貌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

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尙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讖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尙三王只！以上德政威名

賈誼弔屈原賦

其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翔翔；關葺尊顯兮，諛諛得志。賢聖逆戾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爲貪兮，盜跖爲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於嗟嘿嘿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騜塞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遯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螻與蛇；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曠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惠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鵠鰲兮，固將制於蟻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運娟以修嫫兮，命穠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憚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甕甕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羣。託沈陰以塘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萋蒺以俟風兮，芳難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虛愈莊燕。

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蛾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征西，屑兮不見。寢淫傲悅，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關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欷，泔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憔悴太息，歎稚子兮。慟慟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登陟隨之長阪兮，岔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隱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澹澹兮，通谷豁乎鈐訝。汨泮。噲。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蒼蘳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愈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

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 匡衡告謝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遠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父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 張衡大司農鮑德詠

昔君烈祖，平顯弈世，敬叔生牙，姜管交賴。至於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

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潛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饗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若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旣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執，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中土，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乙巳，至於長安。筋躬不愼，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且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蕪合嘉蔬，香其鹹醴，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饗。

■漢昭烈帝成都卽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

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不謂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絕祀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曠；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以上繫之先世。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治，何藝不開。碁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以上繫之身世。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遠，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尙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饜我明德。投戈編郟，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闔；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曠謫。以上繫用於魏。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輿感，行雲徘徊。游

魚失浪，歸鳥忘栖。以上樂從征吳而亡。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素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以上子建與樂交誼。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執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頤。嗚呼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命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於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以上德政。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闕；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凝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以上平吳。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肆，獸戒其冒。於我大行，從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顯顯指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冲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以上虛已恭讓。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

太極甯神峻陽；羣后躡踊，長訣輻輳。望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輻卽定，元關載局。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奠奠自慙。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以上述哀

潘岳楊荊州誄

維咸甯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踴。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旌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弈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以上先世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勳若飛，紙落如雲。以上才德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伴于張。改授農政，於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疆。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筦，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

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壑，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邴邴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以上伐吳無功，貶退而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椁。誅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悵怛，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以上先世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鈎深探蹟，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齟髻。如彼危根，當此衝飄。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以上幼慧安貧。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以上潘楊親誼。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

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親遺文。有造有寫，成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於巾。龜筮既襲，挺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尙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竟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績，列素點綯。以上敘述先世少時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速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倡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旣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玉。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以上述之懿行歷官，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於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中。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茲一人。以上交誼箴規，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鬻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以上將顯而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以上遺令之善，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悵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旣以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以鐵鑣機關，旣縱燭而又升焉。爨陳樵之麥，柿栝栝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樞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凌墮，實壺錮，瓶甌以偵之。將穿響作，內焚穢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擅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

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噬害，則皆妒之徒也。嗟呼！妒之欺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走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猶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八句總叙緡領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鞏吏恣睢，潛跼官寺。齊萬號關，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流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饔麥而炊，負尸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汧事危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雷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劇以長壘，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芻梁爲礪，枯松爲芻。守不乏械，糧有鳴駒。以上馬敦守汧方略，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威使有勇，致命知方。以上功勳，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有能，表慕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騰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碩碩高致。發憤固圍，沒而猶砥。以上因冤獄引決，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被談單。如何各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殞，况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

爾同園，心焉摧剝，扶老攜幼，銜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祭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輓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被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未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條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風冷兮入帷，雲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斂，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擗，之子降兮宅兆。撫靈輶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窈窕。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潘岳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鱗頰。柔情和泰，朗心總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嬾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塊木，枯荻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晉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黃淵所育鱗，撫慶雲而退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

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以上言魏武經營八極，牢籠萬有之概。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篲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嶠澗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以上敘武帝歸自關中死於洛陽。伊君王之赫弈，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隄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墜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頽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頻瘁，指季豹而灌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洩瀾。達率士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以上言託姬女季豹之非。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居思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慕悔，雖在我而不減。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徹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前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以上言作伎進脯分香寶履別藏裘紱之非。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

爲人逢運之貧；篋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
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
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淄；梓兀窮廬，酣飲賦詩。誠運知命，疇能
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
中野，以安其魂。省省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
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
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
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
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此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
歸蒿里，逸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
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之？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
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寔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
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
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孀婦，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
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皇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置，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竊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期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寔。年在中身，疾維疢。

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倏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者，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訃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迂風先驟，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弊，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纓虜間覈，劇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綠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勦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恍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孤續旣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駘。衝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墮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

子佐師危臺；懼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何繁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湯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聳。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官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顏延之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鬪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蓬辰之缺，溫風忘時，飛霜急節。羸辛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墮，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壁，以木爲椁。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

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壟，聚壤成基。一棹旣啓，雙棺在茲；捨眷悽愴，縱錘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旣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屣。追惟夫子，生自何代？矚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甯顯甯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壙不可轉，壟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積，循題與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輸移北隍，窆窆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還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鑿避闌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中酌長懷，願望歔歔。嗚呼哀哉！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鑿乾序，欽若明命；以命於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於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載在方冊；水德旣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於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

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於茲，辭德匪嗣；至於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於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囁主。』畏天之威，敢不祇順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禱，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願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畏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兇慝之淩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尙饗！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父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願，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不祐，俾之續承。兇渠殄廟，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尙饗！

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耳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臨贛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麗，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陌，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洗，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鱗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驤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豫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鱗而憑，以上在陽山臨文武時兩人相約會於界上。余出嶺中，君竅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攸，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切狗豕鳴也，怒也。樹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塔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闔死休。

吞不復宣；以上自在京別後遂不復見。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伸，孰勸爲善，以上張之末路潦倒而死。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帶，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以上述哀。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屣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甯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堯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堯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陞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堯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翁然。詹於時獨秀出，堯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諫，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

吾嘗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述哀之文究以用韻爲宜，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後人則不必效之。

韓愈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卽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閔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旣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執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綦。」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繫於篋。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韓愈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駿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隕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傷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髮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飽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策籥，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賈。投叉魚之短韻，媿翰瑕而舉秀，竦新命於衡陽，費新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航北湖之空明，覲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嗽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疏，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楸，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確。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語？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韓愈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鯨魴跋躡，顛而不墜，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獮，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滄翠中居，斬其脊，併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

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載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毀，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譟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慚屈雙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女挈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嫻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旣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旣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

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邱，萬古是保。尙饗！

韓愈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雋，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哀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昧。尙饗！

李翱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儂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勳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

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罍，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許。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憾。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岸，野水之濱。猿揉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呼！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衆之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尚饗！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子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子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牽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子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蒼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自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鱸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軾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嗒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甯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飢絕餽。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芳莫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闌閒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纒；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露；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大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持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鉅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竟蟬冠，遂以往槨。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速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則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會會，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獷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民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常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墮于深，孰鑣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情強酷似韓公，特詆譖天然之趣不及耳。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建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

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槩彼石，可志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艤，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

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側。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幸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產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齮齶，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王安石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急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膺鶻鷂，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子多，學則同遊，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寔其鄉，傾心倒肝，迹斤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羽臨君喪，闕閭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怡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願子，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行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肌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辭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忮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傳誌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以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陶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

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蒞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蒞將軍秦嘉等軍。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軍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代立楚懷王。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主，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黽丘。大破秦梁，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

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項梁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知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與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

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當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池，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孤疑，陰使始侯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

坑秦卒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

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誥。」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向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之，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食，軍中無以爲樂，請以

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碗。」則與一盃。樊噲覆其盾於地，加盃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

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我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燒秦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鄒。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敬千里，必居上遊。」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

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徒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以上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項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稟疾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秦，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霸壁，東睢水上。漢軍郤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

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問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平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守滎陽。周苛、魏豹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魏豹。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波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以上項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皋，旋復渡河取成皋。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以上楚漢相拒廣武。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誅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誅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上項王東擊彭越，破楚軍於汜水。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以上楚漢約中分鴻溝東西。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上，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離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

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籍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項王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將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泉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機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交。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以上何徵時事。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以上漢未定天下，守關中。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酈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燒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而數矣。然蕭何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以上定何之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以上召平與客則王衛尉脫何於禍，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以上將死薦賢，誦子孫二事。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吏筆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閻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巨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郟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成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曉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以上從高祖初起至入關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隴，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甯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因至滎陽。以上從高帝定三秦，渡河往返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和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成將軍於鄆城中。成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濼、陰、平原、高盧，已而從韓君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和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以上從韓信破魏，破趙，破齊，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餘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以上留齊相齊。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總敘參功。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以上爲齊相事。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容所安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以上去齊入爲漢相。參代何爲漢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旣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以上爲丞相時事。平陽侯竇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

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以上子孫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閔子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閔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旣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人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

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旣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辛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警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五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禮祥好爲吏事。

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

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當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媯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媯子孫，於今爲六王。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上言學者當考信於六藝，許由卞隨務光之說不可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略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本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當徵諸孔子之言傳及軼詩，不可信。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餓死而自當不平之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上言士當立後世之名不爭一時之榮與解嘲寶箴等篇同一自况之意。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壇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以上樊伯夷得孔子而名彰，已不得聖人以爲依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於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藏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

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焉；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騶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以上淳于髡至騶奭等六人。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學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慮，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以上公孫龍至墨翟等七人。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此，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

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尤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秦，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執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璧而歸，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澗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澗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擇，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

在廉頗之右。以上從趙王會秦於滹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

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軍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

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

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

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資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

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

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君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

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

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

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以上收租稅治國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

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

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

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

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

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此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以上趙括長平之敗。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以上廉頗破燕後去趙入魏，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於壽春。以上廉頗思復用趙。

李杜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只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襁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仍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

將顏聚，遂滅趙。以上李牧破秦後以讎廢。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顏，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守即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監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爲人灌園。嬖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而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以上總敘數語。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覽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覽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覽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覽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覽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覽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以上斬美人謝覽者，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

載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以上毛遂定從於楚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以上李同說出家資饗士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以上公孫龍不受封平原君以趙

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曰」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細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敗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以上按昌爭論趙之不宜與秦媾。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上與趙救爭論趙不宜割六城媾秦。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子執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奢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媾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

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以上與樓緩爭言請宜路齊不宜媾秦，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以上與趙王言宜與魏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探鄰國陰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以上請迎侯生。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

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以上贅晉鄙軍救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趙，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

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從東階上，自言曩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不帶趙受封，公子留趙。公子聞趙以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賈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賈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士下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納毛公薛公言歸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

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毀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譏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朋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終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聞之聞屈平作離騷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溲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望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鴟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維申謹按：屈原傳中國沙賦鈔入詞賦上編，依楚辭九章賈生傳中用屈原賦鈔入哀祭類，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故此處不更錄。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

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澗，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韓魏趙與襄子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

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糶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以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常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

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

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由光薦荆軻見燕單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魏，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單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購得秦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

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挽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秦，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

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王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高漸離魯上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陳騷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變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

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門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能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魏其武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俊，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意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為丞相，魏其日疏。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河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於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去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以上灌夫因破吳軍知名，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以上灌夫歷官及兩次失職家居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而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以上灌夫富豪及失勢後與魏其相得。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致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以上武安飲魏其家，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

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郡，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以上灌夫與武安構讐，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郡。」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以上灌夫罵坐，魏其侯大媿，爲資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魏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指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以上魏其出救灌夫，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書地，辟倪兩宮。」

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猶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儒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儒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辯。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聞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卽卽患，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以上灌夫族魏其妻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饜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朋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囚，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使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儒紛紛復出焉。

郭解，軻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徒。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使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以上爲郎侍中，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以上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柅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

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上輔孝昭帝。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以上誅上官桑丁燕王蓋主。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

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王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以上光迎立昌邑王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是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者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以上光議廢昌邑王賀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

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一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紼，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優，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吹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授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虔、舍臣射、臣倉議，皆曰：

「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以上羣臣於太后前宣讀奏書。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纒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以上王賀歸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掖詔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考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以上立宣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由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二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槨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節，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以上光晚年門第之盛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修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瑩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挽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驕侈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問，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種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壻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翊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奪霍氏之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噉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窺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任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望私相計議，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馬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菹醢，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朋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猶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誅，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失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賞徐福，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誦，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

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以上景帝時爲上郡上谷隴西等六郡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以上爲匈奴所虜，屏居南山，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

夷務威稜憺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以上爲右北平太守。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著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以

上韃序廣生平。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霍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鬣，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以上廣之子孫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以上陵居酒泉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謂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闐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以上詔陵至浚稽山，詔博德至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博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門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與匈奴三萬騎戰，屢勝。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在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曰：「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以上陵軍敗降匈奴，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武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武師功少，上以遷譴，欲沮武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豫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以上漢誅陵家屬，陵在匈奴貴用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潰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卿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卿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以上任立政招陵。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子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覷。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使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旣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單于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其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煖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以上緱王、虞常之變。武益愈，單于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漢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報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

子，不願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以上衛律勸武降。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置穹廡。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以上海上牧羊。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訣去。以上李陵勸武降。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歃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

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其老母，使得奮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可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傷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武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以上句奴許歸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武，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異白。以上武還漢。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謀，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以上武晚年事。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

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錐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名於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以上麒麟閣圖象。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上守京兆尹。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誦箴，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東

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以上為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以上盧敘歷官。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開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臬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以上漢廣漢之精能。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囃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實蹟。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廬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

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盛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敘僂犯霍氏及其致敗之由。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吏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脇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脇臣，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擢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以上廣漢迫脅魏丞相獲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鬪，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以上爲市吏，後去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

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竊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闕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以上受知於田延年，歷官督郵尉、令、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民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上爲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爵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以上爲右扶風。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闕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從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

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廷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漢廣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廷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怨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間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廷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廷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爲潁川太守。廷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廷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廷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以上疏敘廷壽爲吏以禮服人。廷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劾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頗有所言。廷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爵，得毋虧大化乎？」廷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廷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廷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以上爲東郡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廷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

查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以上爲左馮翊。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紘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眺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鑿，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騶。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以上延壽與蕭望之互考。覆罪事下公鄉，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翹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酒復爲

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襲而昌邑小童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數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眇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以上諫霍氏事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

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聲譽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偶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以上自請治郡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以上爲膠東相是時穎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穎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浸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請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日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

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慚，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以上爲京兆尹，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至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酒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以上敞獲罪亡命及復起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

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以上爲冀州刺史及平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據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以上家屬。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礎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上屬官至槐里美陽令。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

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以上爲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以上兩免官復爲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園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恐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以上爲東平相。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姿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以上爲司隸校尉劾匡衡等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大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軫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嫻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以上爲京兆尹旋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浸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窮，鉏耨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合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掉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諱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以上公乘與訟擊之寃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

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以上爲東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其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懼之。以上毀石顯著節，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以上爲京兆尹獲罪。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屢，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以上紀其妻子之語。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傅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託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已爲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儻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高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歸，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兩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是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兩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

取彼一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十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姿，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補。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勅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寃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

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銅，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於是左將軍平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平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嘗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以上延壽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詣行在所，修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密。」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僑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常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馮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后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議切王氏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謁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終敘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歛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尙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常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歛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爨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歛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歛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歛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歛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卽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闕，曰：「不願見吏牽持。」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

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廡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徵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忘，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尹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跡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罪

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舉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舉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舉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施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儉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囚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旨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

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餘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僇，靡有後言。」以上因鍾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下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窺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市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誚，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忤三人相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遺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季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是於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蟻等待詔，以行污濺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謂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黃。以上因鄭明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丞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子伋訟前事下獄自殺。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

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賈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賈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民，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驩，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學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恭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

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以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以上破虜使于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

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寘王。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其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戾，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狹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

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殺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以上破龜茲等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嘗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結策。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鞏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賞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

一豢吐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月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大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

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期。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侯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交代事并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旬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奮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昱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

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其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堯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伉、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縈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收好遠來，遠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敘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

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蠹誠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鑑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賊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賊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

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爨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陷城，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舐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救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捐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

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一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僂，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同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由劉表歸曹公。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與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純，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遠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孤狀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以上因案而兼敘徐陳阮應劉時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合曹植乃爲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淳至荀綽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邯鄲淳至吳質十二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開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間。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荊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

操芟荑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而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關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鎮荊州、平成都。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

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治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於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勤憂，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闕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

諸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郿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一。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君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時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甲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以上三出師被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

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卒軍中。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左微闕，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

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荐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

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

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堯孫子著一家節忠。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井及董樊。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行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蔡邕郭有道碑

生先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墜拯「微言」之未絕。以上學行高遠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翕附州郡，開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切，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搗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 蔡邕陳太丘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傲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一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

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下愍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伊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相，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邊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

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遭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大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旣整。衰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訓。遷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翽等。相與欽慕。極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縱。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旣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傳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視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

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蓋表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公」。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不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禕服艾輔，路車雕駟。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康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綬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

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違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鑿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嬖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百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

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網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中成。光遐邇，程其清。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亦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以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授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閭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宜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勳，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

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涓，竟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程，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

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葉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嚮卦於梁宋之城。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其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污。用行思忠，含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鱸是慕。榮貧安賤，不慙窮迕。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齷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日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薰樞，

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本母走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劄於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温州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遁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母喪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遷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嘔鋒蔡山，踏之剗，斬之黃梅，大羈長平，鑑廣濟，撤斬春，撤斬水，掇

黃岡、筓漢陽、行躡汝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爲刺史。光之北山、隨隨光化、捨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于帥荆襄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彘、將慎、將鏗、將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總敘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蘄、沔、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寒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齷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

序而銘之。以上敘甲賻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篤，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矚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腎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擲，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敘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科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諡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補敘孟簡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徇，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鑽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藩，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著作之多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願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

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者，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開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

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匍匐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轟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娶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慤慤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敘許公所以得鎮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逸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

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嬖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捕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被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謹嘏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鄭少誠以牛皮纜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拒蔡拒鄭。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以上平鄭。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纈額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賫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家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

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敘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弟同乘節鉞，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鎮事。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鬪，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鼻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端，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踦。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手，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

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歔，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譴爲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帥將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某所。以上卒。韓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唯其頡頏，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

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願以柳易播。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子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

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布，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繪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績官階，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以上總敘其賢，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以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

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上敘家事銘曰：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禛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徒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略敘文公晚節，諡法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吊哭者，見其顏色，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官京師，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

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卒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卒，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以上節敘數大事。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贏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飢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

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灑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節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科名。其佐昭義軍也。一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鑿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以上佐昭義軍。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羅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及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以上爲府佐郎官守令司業各得其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師，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以上兄弟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

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緝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愕旋河，憤引比相，嬰撥漠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先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擢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以上歷官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經略容桂，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遠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瘵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狐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以上性情治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瓊。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僕絕瑕譎。甲子一終反亥宅。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

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以上歷官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語人。丞相聞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民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餘於庫米餘於廩。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官賢聲，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敘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又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慕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書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甯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爲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爲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上得罪還京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長，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以上妻子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張諫盧從史而還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譏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敘歷官至佐昭義軍，所以事盧從史之由。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

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子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公，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以上出處仕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妻子卒葬。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旣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

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已。庠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庠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甸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及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媿，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

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殺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南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以上卒葬祖父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

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某季女增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存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皙，或圖或害。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愈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

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慕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甯！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官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科第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費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副使回紇。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

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敘歷官出兵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說李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宰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使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漢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連入汴州不以兵衛。初，玄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罷廡廡劍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廉佐效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字，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以上薨汴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

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德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證，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隄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敝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

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閔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敘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敘官階。而及華州刺史政蹟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後，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

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上嶺南節度任內善政六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妻子及兄弟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日，翱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黠，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競，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醜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詡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遠。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哉，吾爲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覆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剛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絨，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